

(附註)本文脫稿後，獲見美國紐約曆法會(Calendar Assn. of New York)之建議，其計劃幾完全與舊見相同，惟將閏年日加於六月之末，此點余認爲極可取；該會又就五月劃出一天歸入六月，俾四季得以對稱，每季皆以一有三十一天之月份開始，而次二個月皆爲三十天。該會以爲此項建議如能得世界各地之贊成，則在一九四四年末正式舉行改曆，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爲

一額外星期六日，而非星期日。如是則此所加之年末假日遂成爲送舊迎新之日。至次日，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星期日，新曆法便開始矣。

本文原名 Straighten out the Calendar, World Digest, No. 42, Vol. 7, Oct., 1942, 節自 Horological Journal, London.

朝鮮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

王崇武

此碑爲朝鮮國王李倬紀念清太宗功德之所建。清以崇德元年(崇禎九年)十二月征朝鮮，次年正月，圍南漢，倬於三田渡(在朝鮮京城東)築壇乞降，又二年兩建立此碑，雖其背叛明朝，非本衷所願(具載保實錄)，然而自是以還，國已改投清廷矣。碑文以漢滿蒙三體並書，文義則大致相似，蓋先以漢文撰就，復譯爲各體者也(參日人駕淵一「清初滿鮮關係與三田渡之碑文」，載史林十三卷，一至四號)。茲遂錄漢體碑文如次：(東華錄及李倬實錄所載者略同，間有異文，不具注。)

大清皇帝功德碑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寬溫仁聖皇帝以壤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搗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凍凜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崩潰，西北師運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託和好於大邦，十年於茲矣。由于憐慈，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

戮之，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徧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於都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兵之雉舉鳥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已未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助兵明朝，兵敗被擒，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數人，餘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土復完，弘立亦還矣。自茲以往，禮遇不替，冠蓋交遊，不幸浮議煽動，構成亂梯，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得，皇帝猶寬貸之，不卽加兵，乃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覆，不啻若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則小君臣之罪，益無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宮嬪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獲，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既而大需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獲眷屬復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枯旱轉爲時雨，區宇既亡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圍於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希觀也，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卽皇帝駐蹕之

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而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於茲也。願慕天地之大，晝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其萬一，謹載其大略。銘曰：

天降霜露，載前載育，惟帝則之，并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落，執父前驅，厥靈赫赫。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感，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荜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臣呂爾徵奉教篆，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臣吳竣奉教書，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李景奭奉教撰。文中皆自怨自艾之辭，於清廷之稱頌譽揚，可謂曲盡能事。東華錄載：「初朝鮮國王李倬勒紀恩碑於三田渡，先以其事入奏，上遣內院察不害等往觀之，至是察不害等還，錄碑文進呈。」（見崇德四年十二月庚戌）而此碑之末亦署李景奭撰，一似建碑頌德純出朝鮮人之意者。然據韓人所撰丙子錄（見燃藜室記述卷二十八「亂後時事」引）謂：

且於三田渡使立勝捷碑，作彩閣，設累層階，立崇碑其中，圍以垣牆。又李廈成辨誣疏：

時虜使徵文甚急，上初命張維李景奭趙希逸並一夜撰進，入送虜中。適有中朝學士投虜者（案即指范文程，見下引李倬實錄條。）

以張維文鄭伯牽羊等語本出諸侯相侵事。又謂景奭撰亦甚疏略，於是虜人督令改撰，咆哮益甚。時維已沒，上獨以此文欲驗向背，此正國家存亡所判，勾踐臣妻會稽之續，他日自強，唯在於予，今日之事恒當於文字務，專機轉激。」景奭遂暈勉承命。

又李倬實錄卷三十六，十六年即崇禎十一年清崇德四年二月壬寅載：

以張維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國，使之自擇。范文程等見其文，以張維所撰引喻失當，景奭之文可用，而但中有添入之語，令我國改撰而用之，上命景奭改之。是碑文出自清人指使，朝鮮傾慕明朝，此等阿諛之辭，殊別具苦衷也。

據上引朝鮮方面史料，此碑事前曾送請清朝審查，并經局部改正，而細考其構思命意，復更另有所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初檔案，有清人試擬之碑文稿，其辭曰（此稿曾刊於明清史料甲編六三九葉）：

己未年，我朝鮮令姜弘禮等領兵協助明朝，兵將大敗，被殺者有之，被擒者有之。我太祖武皇帝以和好為貴，所擒之兵將俱放回。我朝鮮仍助明朝，復得罪於大清，於是丁卯年皇帝命大兵征討，我國君臣不能當其鋒，遂遁於江華島，求和於軍前，皇帝允之，猶視為兄弟國，所得土地盡還之，姜弘禮亦令還國。十年以來，皇帝不廢兄弟之禮，我朝鮮國如醉如迷，仍助明朝，不以兄視大清，先自起兵端，申飭邊臣，云「使忠義之士各効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大清國來使拾得此文，與皇帝看明，知我朝鮮壞和，猶以好生為心，明數其罪，於某年月往征之，凡征討是非明明教我，如天之以災異示人，如父教子，如兄教弟，若真有殺害我國之心，必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豈肯明以教我乎。國王猶不醒悟，故皇帝親統大兵征我朝鮮，莫敢與拒。我君臣之妻子皆遁於江華島，國王

身棲於南漢山，皇帝以大兵圍之，城內人如釜中魚，東南道兵將相繼崩潰，西北道繞峽一步不能進，我朝鮮國王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勢窮力竭，江華島被尅，我君臣妻子盡爲皇上所得，皇帝以包容萬物之心，我君臣妻子俱勿令兵將擾害，令朝鮮官併太監看守，皇帝命英娥代馬副答齋勅赦罪，我朝鮮君臣人民，如大旱得雨，如隔淵得拔，且喜且懼，詣皇帝軍前請罪，恩賞遍及我君臣，所獲妻子盡還之都城，已絕之宗祀復續，已破之朝鮮五旬中復立，因此我同君臣萬民稱頌皇帝功德恩澤，願頂戴之。皇帝功德與天地同久，我國得享太平，皆皇帝到此地定之故也。故於皇帝駐蹕壇場伐石立碑以彰之。

就字源及文辭考之，知確出清人之手，意或范文程等所擬稿乎。未復有不同墨色之注語：

附二年十二月內稿。此稿不是奉旨與他的，止寫出與他陪臣看了記去，此稿存簿，以便後日稽查。

灌 遊 外 記

王治秋

一 麝香，蟲草，雷震子

當我們走進灌縣一家藥材行的時候，便看見過道旁堆着許多「白甲竹」的筒包，一陣陣香味好像水波一樣蕩漾着。引導的人告訴我，這是粗藥，預備外運的，裏面是：——羌活，大黃，木香，澤瀉，五倍子……。

進到後院，在靠右首的兩間廂房裏，會見了我們要特別訪問的人。他姓呂，號鐵秋，原籍是河南博愛，是有名於全國及南洋一帶的醫香商人。據說他的信譽極佳，人們只要看到某一個代表他商號的

是此篇爲朝鮮撰文之本，故持與李景奭碑文相較，意義全同，景奭不過於謀篇修辭方面更加以推敲潤色而已。然兩文在文學上之價值，文質巧拙，有神奇腐臭之異。原稿雖出漢人手筆，可以反映清人審美觀念之淺陋。朝鮮漢化程度遠較女真爲深，李傑實錄卷十九，崇禎元年十二月辛卯載：「勾管所啓曰，龍湖（即清使馬福塔）出囊中小紙以示之，先書詩經，其旁又以蒙書書二字，次書書經，旁書蒙字，仍言汗之所求也。臣等曰：天朝所或有蒙書翻譯之冊，我國豈有以蒙書印此書之理乎？」又卷二十，崇禎二年十月甲戌：「金汗求書冊，以春秋周易禮記通鑑史略等書賜之。」時下遼南溪之圍僅六七年，朝鮮之禮樂文物早已明備，而建州甫初求經史諸書，復乞靈於蒙文譯本，其淺深高下，何可較量！故朝鮮視清始終爲蠻夷，而於明朝僞主之報恩之祀，則歷久不渝，今即比較兩藝術優劣，亦可藉覘其故矣。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脫稿

字，便毫不懷疑的認爲是「地道」的東西，絕無虛假的。

他有一部修長的銀白色的鬍鬚，眼睛明亮而光彩，他雖是過去每年要往所謂「十八土司」那一帶轉個圈子，然後他帶着收購來的麝香，還有其他貴重的藥物，再走經國內的各大都市，以及南洋；他卻毫無風霜的顏面，那樣「一大把」年紀，精神煥發，口吃而急於傾倒話語的神情，讓人離開他的鬍鬚來猜想，也不過四十多歲樣子，而且是一個安居樂業，不類出入於那樣神祕境地的客商。其實他已經在這一帶跑了四十多年了。

他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用着他鄉土的聲音，急急的，好像有許

多話被按止不住的往上翻，他也不知從那里說起好，談到那一帶的富藏，談到他幾次向來遊的大官建議修路（將來我要另文說到），談到漢人與人的優劣，……而把我們想知道的關於麝香的事，倒翻壓在不知那個角落裏去了。

好容易我們像堵水一樣堵住了他的話，於是他才告訴我們麝香的成長以及獵取，產銷的情形：

他說，麝，又叫「香獐子」，長得像小山羊一樣，羊蹄子，有獠牙，膽子極小。牠常在太陽地裏曬暖，肚臍子可以張開，發出腥臊的氣味，許多小蟲子，有的爬到那裏，有的飛到那裏，去聞臊，牠等蟲子爬得很多的時候，便把肚臍眼一收，都收在裏面了。慢慢的消化以後，日久天長，便結成一包麝香。

捕牠的法子有幾種，普通用的，一種是獵犬趕，一種是讓牠自上山圈套：

這種獵犬，是出自「西番」，跑得快，也勇猛，前年就賣得賣千多地錢一條；獵人帶着犬，放了出去，牠們就追蹤聞味的找到了麝，麝一發現了狗，就拚命的跑，跑得極快，可是這種狗跑得也快，勁也大，一直追得牠們上了樹，——是斜長的樹——狗上不去，就在樹下叫，獵人聽到了，就趕忙跑去，用槍把牠打下來，這東西只有雄的才有，而且是老的才有，所以打倒三兩隻，只能得着一個。用刀連着肚臍外面的皮毛，一起剝下來。

另一種捕法，是找到牠拉屎揩屁股的地方，——這東西很有意思，每次拉屎過後，一定到那棵樹樁上揩屁股，是不改變的，日子久了，把樹子都揩得光光亮亮的，一看就曉得牠常到這裏來，於是就把這附近的小樹斃灣一棵，下面拴着活繩套，牠來一踹，就吊起來了。「西番」也常用這方法，不過代替樹子的，是牛角，拴在樹根那裏，用繩絞起，也安着活消息，能活活的把牠捕住。

麝香的功用，中醫認為是治瘡，及無名腫毒的特效藥，也可以用來墮胎，通竅，消痞塊。外國人則多半收買去作香料。

他並且說了一段近乎神話的事：帶着一包麝香，經過一處正在開花的樹林，花就會紛紛落下的。即或當時不落下，過兩天也就萎謝了。

出產的地區，是在過去的「十八土司」那一帶，（按即松，理茂，汶，及靖化，懋功一帶。）分兩處外運，一處是灌縣，一處是打箭爐，前者每年可收兩千斤，多銷內地；後者每年可收四五千斤，多銷外國。每個最大的有一兩多重，連外面皮囊大約有二三兩。

我們又請他給看看實物，他似乎稍微考慮了一下，才從內衣袋裏掏出鑰匙，開了裏面一間的門，一陣強烈的香味就撲了出來，我們跟着進去，抬頭一看，迎窗的兩根竿子上，滿掛着一個個的布袋；後面的竿子以及牆上掛着許多鹿茸，還有其他認不出來的東西。

他取下來一個口袋，掏出一個桃子大的東西，黑黃的顏色，一邊有一撮蒼黃色的毛。他用一根銅的挖大煙斗的那樣工具，由臍眼那裏插進去，轉了半圈，拿出來，前面的凹處裏，填滿着黃沙沙，油潤潤的粉麵，他讓我們聞聞，那氣味是跟腦子的，也許是太濃烈了，香味是並不算好聞的，真是帶着一股臊味。

他告訴我們，像這樣黃色的，是頂好的，黑紅色都是次等。他為我們每人包了一點點，並且說，在街上那一家也買不出這樣好貨色的。

我們辭出以後，引導人告訴我們：獐子的肚臍（*Urocyon*）是毒蛇，蜈蚣等等的東西都爬上去的，牠一樣的包羅進去，所以有時候在香囊裏還可以發現蛇頭，蜈蚣腦袋，一般藥舖裏認為帶這類東西的尤其貴重。

我走着，聽着，也想着。

四十多年的歲月，消磨在森林，曠野，西番，獵犬，槍聲，獸鳴，似乎原始的生涯；而在另一旅途，走入近代的都市，走出繁華的海外，把這野獸的寶藏，輾轉之間，成為豐胸的婦女化粧臺上的恩物的珍貴原料，這是多麼豐富，警險，屈折，有趣的生活呵。

我爲他祝福，因爲以他的辛勤，消滅了多少所謂「無名腫毒」；又是如何的以野獸的臊香掩蓋了許多洋婆的狐臭。

依我一向的愛好，在一家小小的藥舖前站下了。玻璃櫃裏，雖是沒有我喜歡看的「海馬」之類的東西，卻有着許多怪模怪樣的道不出名子的藥材。其中較爲整齊，且在重慶市上常常見到的，就是一網網的蟲草。

內掌櫃的很和善，我請她拿出來仔細的觀看了一下。底下的確是像一條乾蠶，從口腔那裏生出一枝草苗，同牠的身體長度相仿，嗅一嗅，有「海味」的「滋味」。

「買點去嗎，裝在鴨子肚裏，煮來吃，比什麼也補人的。」內掌櫃的笑着說。

我只是爲着怕她在我走後的譏罵，買了兩細，而且藉此更請她談談蟲草採取和銷售的情形：

她說，「冬蟲夏草」，這東西冬天就是蟲，夏天就完全成了草了，蟲只剩下一層空殼，所以採的時候，得在驚蟄的前後，它剛長出苗兒來的時候，蟲也不空，苗正壯苗。

出產的地方，就在遠望有白雪頂子的大雪山，在雪溶化一半的時候，據她說，因爲這東西性極暖，有它的地方週圍沒有雪，在下面去挖一定就能挖到。過了「小滿」，蟲就漸漸的空了。

這東西產量不一，往年灌縣可收到五千斤，打箭爐收一二萬斤。爲着她小小的舖子，被這些「珍貴」補品，以及穿山甲，乾蟬，在瓦葉上作的蜂巢，猴子的骨骼，帶着黑毛的熊爪，以及許許多多認不出來的玩藝，「補」滿了，我真擔心她晚上上了門以後，是否還有喘息的餘地？

青城山，在一陣大雷雨之後，更加幽秀了。可是正當我在天師洞前俯看瀾江的時候，兩個滑竿夫，卻在不遠的山路邊吵打起來了。

我走近前一看，他倆個扭打在一起，爭奪一個乾黑的菓子，有蘋果那樣大。我很奇怪，這樣一個吃不得玩不得的東西，值得那樣拚命嗎？

他們看來丁人，就暫時停止下來，用着此地很濁滯的山音，告訴我爭打的原因，兩個人爭着說，使我好不容易才弄清是怎麼回事：

正在大雷雨的時候，他們躲在這棵楠木樹下避雨，其中的一個忽然聽到腳旁邊的土裏有「烏烏」的聲響，他就告訴另一個年歲較大的，那個便說一定是「雷震子」，這東西一打雷，它就在裏面的溜溜的轉，就發出「烏烏」的聲響。這是一重「珍貴」的補品，可以賣許多錢的。於是兩人就動手來挖，果然找到這個東西，最初拿到的，是年輕的一個，可是他並認不出就是所找的，還是年歲大的告訴他就是這玩藝叫「雷震子」；可是經他一看，就不打算給他了，兩人最後只有許諾拳頭。

我勸解了一番，讓他們賣了平分，這樣才了結了。

待他們氣都喘平了以後，我問一問這東西有什麼用呢？他們一個說，可真成了「寶物」了，可以治「塊」，可以通經血，可以治噎食病，和着什麼吃，就是打藥，又和着什麼吃，就是補藥；又怎麼樣，便能起死回生。……

他倆也不再等着買賣，扛起滑竿，提着「寶貝」走了。

我一直望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山徑彎曲的地方，正像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一樣，覺得是個神祕的國度。實際上真是有些神祕，這樣一種藥物就會有這麼一個神話樣的故事。而方方的兩個轎夫，豈不就是神話中的人物麼。

一一 報更鳥，蓮花菌，厚樸樹

「相看雨不厭，

惟有敬亭山。」

——李白詩句。

敬亭山沒有到過，不敢說看常了，會不會厭煩；青城卻只住了兩個禮拜，就覺得有些寂寞了。幸而還有「報更鳥」，使我留戀。

這個可愛的鳥兒，我始終沒有見到她的面目，因為她從來沒有在白天叫過。她又被稱為「知更鳥」，在外國的詩句中稱為「Robin」或「Red Breast」，說是她的胸脯有着紅色的羽毛的，而我們對她的「愛稱」是「小梆子鳥」，——這是同遊的老舍兄為她起的，我們時常親暱的這樣叫着。

每當這道觀（即天師洞）的暮鼓的尾聲已經向山前山後爬得遠遠的時候，初來的人就會完全不加置疑的聽到巡夜的道士敲起梆子來了：「梆。梆。梆。梆。」那樣清脆而幽靜。——尤其是月色清明的夜裏，遠遠地，漸近的，響着這使人既清醒，又沉迷的聲音，彷彿可以看到在寺觀的外面，山徑下，樹木的篩影裏，于着一兩位銀髮的僵僵的道士，在敲着滿浴着乳白色的竹梆。這已經就夠「詩」的了，何況它根本是個在白晝就見不着形跡的鳥兒，那簡直就是一個活的詩篇了。

據老年道士的說法，這可愛的鳥兒只有一對，是「單傳」，所以許久許久了，多少代，成千成百的歲月，就是它們兩個，而且是因為這青城山「靈秀」的關係，永不飛去，別處再也沒有這種鳥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可是聽來彷彿不止一對似的。

我們常常為着這響亮的小梆子，在殿前的階沿上直坐到夜深，它敲打着旅人的心，它也靜化了旅人的靈魂。

當我們要離開這道觀的前一天，忽然來了一羣採集標本的人，剛到觀中安置了行囊以後，有的就拿着槍出去了，一會就聽到槍聲，過一會就會看到有人送回血淋淋的松鼠，我們的心緊張而憂懼，「小梆子鳥」要被他們打得稀爛，血淋淋的提回來，是如何傷心的事呢？——直到現在，每一想起他們來，還懷着不安的心緒，但願他們永遠的健在。

一天的清晨，山頂上觀裏的道士提着籃子下來了，這老年的道士，有着健壯雄偉的身軀，笑瞇瞇的眼睛，望了籃子，又望着殿上的「易當家」，他緊走了幾步，把籃子舉得高高的向他說：

「檢着了一隻蓮花菌，好多年沒看見這樣好菌子了。」

「易當家」伸手去接，我也就走近去端詳了一下：

的確像朵蓮花，層層的花瓣，乳白中帶點微紅，菌子像這個樣子的，還是第一次見到；它的組織非常細密而嬌嫩，似乎手一碰就會萎謝了的。

老年道士，像一位獻寶的矮人說着這菌子的珍貴，照他的說法，就是「肉芝」一類的東西，不但味道鮮美無比，而且吃了可以「延年益壽」的。甚至於多吃幾個，可以「飛昇」也說不定。

得着這樣珍貴的東西，他是不敢自私的，所以特別送給「易當家」，再轉送觀中的貴客，說不定這東西就為着有貴客來山才假手奉獻的，沒有福分的人，吃了還許會遭殃。

「易當家」馬上就提着他的籃子向殿右首客廳奉獻給「貴客」去了。——許多觀看的人，只好想着那老道士末尾的話，而啞啞嘴巴。

在山外的峭壁下看了金鞭崖上的「金鞭」，也許是去晚了罷，太陽已經失了光彩，所以我也沒有看到「金鞭」上的「萬道金光」。回來想抄個近路，便由峭壁旁一條只有樵子獵人才走的鳥道，爬回山裏來；其實，那裏算是道路？簡直除了樹草，就是荊棘，要不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陡壁，身上，手膀子，腿上，都出了血，才翻回可以聽到人聲的山裏。

「路」在那時才覺得可貴，當我們鑽到山頂，發現了一條路的時候，我們都變成像小孩子一樣的喜悅了。

順着這路，我們竟走到了「祖師殿」，這裏是靜寂，素樸得可愛的。

當我們喝了道士現燒的「甜茶」，恢復的精力又可使我們打聽些

事跡了。

我們首先就發現殿前的院子裏有兩株肥大而潤澤的葉子的樹，像枇杷的葉子，而較它寬厚，枝幹都蒼老而遒勁；我們正想不出是什麼，道士卻以榮耀的顏色來回答了。

「看不出吧？全山祇有這裏才有呢！別小看它，怕有千年的壽數了。」

「武則天有回得了怪病，非這葉子治不好，可是往那裏找去呢？忽然天上飛來十二隻雁子，落在地下，就變成十二匹這樣的樹葉，後來煮了水給她吃，病就一下子醫好了。」

「倒底是叫着什麼名子呢？你說得這樣奇怪？」
老道士得意的笑着：

新名詞溯源

——王雲五新詞典序——

近來國內流行的許多新名詞，國人以為傳自日本者，其實多已見諸我國的古籍。日人的文化本由我國東傳，久而久之，我國隨時代之變遷而不甚應用者，日人卻繼續使用，但亦因時代之變遷與國情之殊異，字面雖仍其舊，意義卻多有變更。近數十年間又由日本回流於我國，國人覺此類名詞之生疏，輒視為日本所固有。似此數典而忘祖，殊非尊重國粹之道。試舉顯著之數例。日之所謂「文部」，實早見於我國舊唐書百官志，蓋即吏部之意，日人特借用為教育部而已；日之所謂「膺懲」，實早見於詩經魯頌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特聯用而成一詞語而已；他如日之所謂「浪人」，則見柳宗元所撰李赤傳；日之所謂「家督」，見史記越世家；日之所謂「配當」，見周禮地官疏；日之所謂「支配」，見北史唐書傳；日之所謂「印紙」，見

「是厚樸樹，你們只在藥舖裏看見那些假樹皮，沒有看過這真的吧？」

我們搖了搖頭，的確是過去所沒有見過的。

「像痰喘哪，癆病哪，……它都可以治的。」老道士抬頭看着那圓蓋似的葉叢，從他的臉上正表露着對它的珍惜和熱愛，像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一樣的天真的笑着。

而我偷偷的看了一眼殿上正在敲着木魚唸着經的年青道士，更腫的臉，無光的眼珠，正是一個肺癆患者的模樣，於是有些悶悶了：

「這樣近便，難道他沒有喝點這樹皮或葉子煮成的湯水嗎？」
一九四三，八，二十八夜。

王雲五

舊唐書食貨志；日之所謂「下女」，見楚辭；日之所謂「報道」，見李涉所為詩；日之所謂「意匠」，見杜甫所為詩。此外類是者不勝枚舉。其意義或與我國古籍相若，或因轉變而大相懸殊。

且不僅日本名詞如此，即國內新流行的許多名詞，在未嘗多讀古籍者視之，非認為初期傳教士與譯書者所創用，則視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其實追溯來源，見於古籍者不在少數；但正如日本名詞一般，其意義有與古籍相若者，有因轉變而大相懸殊者；且古今應用不同，名同而實異者亦比比皆是。試分類各舉數例為證。在哲學方面，「意識」見北齊書宋游道傳，「實體」見中庸章句，「詭辨」見史記屈原傳，「唯心」見楞伽經，「演繹」見中庸章句序，「樂觀」見漢書貨殖傳。宗教方面，「上帝」見書經舜典，「天主」見史記封禪

書，「天使」見莊子人間世，「牧師」見周禮夏官司馬，「神父」見後漢書宋登傳，「傳教」見皇甫冉詩。社會方面，「社會」見世說德行，「階級」見後漢書邊讓傳，「主席」見史記絳侯世家，「代表」見徐伯彥文，「同鄉」見莊子盜跖，「同志」見後漢書班超傳。經濟方面，「經濟」見文中子禮樂，「專利」見左傳哀十六年，「紙幣」見梅堯臣詩，「儲蓄」見後漢書章帝紀，「失業」見漢書禮樂志，「保息」見周禮地官大司保。政治方面，「政治」見書經畢命，「自治」見老子，「總統」見漢書百官志，「內閣」見北史邢邵傳，「國會」見管子山至數，「民主」見孫楚文，「黨部」見劉克莊詩，「政府」見宋史歐陽修傳，「創制」見管子霸道，「監察」見後漢書竇融傳。法律方面，「憲法」見國語晉語，「刑法」見左傳昭二十六年，「民法」見書經傳，「公法」見尹文子大道，「法官」見唐書百官志，「律師」見唐六典，「訴訟」見後漢書陳寵傳，「權利」見史記鄭世家，「契約」見魏書鹿念傳，「上訴」見後漢書班固傳，「緩刑」見周禮地官大司徒，「兩造」見周禮秋官大司寇，「三讀」見朱嘉詩。國際方面，「外交」見墨子修身，「條約」見唐書南蠻南詔傳，「通商」見左傳閔二年，「移民」見周禮秋官士師，「侵略」見史記五帝紀注，「中立」見中庸，「大使」見呂氏春秋孟秋紀，「國書」見文體明辨。教育方面，「師範」見文心雕龍通辨，「校長」見史記彭越傳，「教授」見史記仲尼弟子傳，「講師」見張協文，「講座」見朱熹文，「講義」見唐會要，「博士」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碩士」見五代史張居翰傳，「學士」見儀禮喪服，「修業」見易文言，「卒業」見荀子大略，「先修」見書傳，「視學」見禮記學記，「測驗」見元史曆志。體育方面，「競走」見淮南子主術，「角力」見禮記月令，「打毬」見史記驃騎傳，「田徑」見錢起詩，「游泳」見朱林詩，交通方面，「交通」見史記灌夫傳，「旅行」見說文麗字，「旅館」見謝靈運詩，「出國」見詩經疏。軍事方面，「陸軍」見晉書宣帝紀，「海軍」見宋史洪邁傳，「國防」見後漢書孔融傳，

「武裝」見韓邦靖詩，「戒嚴」見魏志王朗傳，「徵兵」見史記黥布傳，「會戰」見漢書項籍傳，「白戰」見蘇軾詩，「焦土」見杜牧賦，「反攻」見呂氏春秋察微，「工事」見周禮天官太宰，「要塞」見禮記月令。禮俗方面，「求婚」見易屯卦，「追悼」見魏文帝文，「宴會」見後漢書周景傳，「坐談」見國策齊策，「握手」見史記滑稽傳，「脫帽」見古詩陌上桑，「剪綵」見李白詩，「開幕」見徐伯彥文。算學方面，「方程」見周禮地官保氏鄭注，「測量」見世說品藻，「百分」見杜牧詩，「比例」見陸游詩，「幾何」見史記孔子世家，「積分」見穀梁傳文六年。天曆方面，「陽曆」見漢書律曆志，「星期」見書言故事，「日曜」見詩經檜風羔裘，「月曜」見韓駒詩，「恆星」見穀梁傳莊七年，「火星」見劉禹錫詩。理化方面，「真空」見行宗記，「水力」見七發，「中和」見周禮春官大司樂，「飽和」見梁肅文，「分解」見後漢書馬皇后紀，「交流」見唐書天文志。生物方面，「生物」見禮記樂記，「植物」見周禮地官大司徒，「化石」見鄭元祐詩，「甲蟲」見大戴禮，「遺傳」見史記倉公傳，「寄生」見詩經傳。醫學方面，「衛生」見莊子庚桑楚，「藥方」見世說術解，「注射」見世說風惠，「救護」見後漢書班超傳，「開腦」見唐書西域傳，「瀉腸」見通俗編。農業方面，「農業」見禮記月令，「地主」見左傳哀十二年，「土壤」見史記孔子世家，「農具」見李商隱詩，「開墾」見宋史太祖紀，「農作」見宋史李防傳。工業方面，「工程」見元史韓性傳，「苦力」見皮日休詩，「紡織」見墨子辭過，「機械」見莊子天地，「採礦」見蘇軾文，「練鋼」見列子。商業方面，「招牌」見莊子注，「市價」見孟子滕文公，「開業」見史記秦紀，「損益」見諸葛亮文，「保險」見隋書劉元進傳，「投機」見唐書張公謹傳贊。藝術方面，「藝術」見後漢書安帝紀，「寫真」見晉書顧凱之傳，「布景」見宣和畫譜，「內景」見大戴禮會子天圓篇，「着色」見劉勰詩，「合奏」見張衡文。語文方面，「文法」見史記及賈傳，「字母」見玉海，「漢字」見金史章

帝紀，「著作」見晉書孫楚傳，「世家」見晉書食貨志，「條目」見陸游詩。歷史方面，「世紀」見太平御覽三皇部，「五劫」見周禮地官大司寇，「苗族」見蜀志諸葛亮傳，「上古」見易繫辭，「中古」見易繫辭，「考古」見宋史林勳傳。地理方面，「平原」見左傳桓元年，「高原」見王維詩，「大陸」見晉書禹貢，「大洋」見耶律楚材詩，「赤道」見後漢書律曆志，「地軸」見庾信文。此外尚有流行甚廣之一般名詞而非專屬一類者，舉例言之，如「主義」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紀律」見左傳桓七年，「計畫」見漢書陳平世家，「建設」見禮記祭義，「一般」見白居易詩，「厚門」見漢書儒林傳，「同情」見漢書吳王濞傳，「努力」見左傳昭二十年，「擁護」見漢書陳湯傳，「掌握」見漢書張敞傳，「飛行」見詩經鄘風箋，「疏散」見李白詩，「可能」見許渾詩，「當然」見中庸章句三十二章注，「時髦」見後漢書順帝紀贊，「幽默」見楚辭九章懷沙，「節約」見後漢書宣秉傳，「獻金」見王筠文，「起草」見十八史略宋理宗，「宣言」見左傳桓二年。

在這許多名詞中，有一部分為現代事物的代表，由此可以概見我國古代的發明與發見，由此也可以想見古代中外之交通與人類之發達而開闢。試分類各舉若干例以明之。關於物材方面，「石灰」見晉書王勳傳，「石油」見夢溪筆談，「火井」見左思賦，「溫泉」見晉書紀瞻傳，「象牙」見後漢書西南夷傳，「磁石」見漢書藝文志。關於

語 言 與 文 學

在沒有討論到本題以前，請先談談什麼是語言和文學。

語言就是我們用來表情達意的一種工具——請大家注意語言的「表情」和「達意」這兩個功用。這種工具往往就是我們用口發出來

的聲響。但聲響是不能傳諸久遠的。為要應付這種需要，我們常須採用一種符號把我們的聲音記錄下來。這種符號，即所謂文字。所以語言和文字其實只是伴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我們或可以說：語言是沒

「影戲」見會京夢華錄，「印刷」見夢溪筆談，「玻璃」見廣韻注，「氣毬」見一畝見園錄，「鐵車」見魏略，「輪船」見元史阿朮傳。關於衣飾方面，「油衣」見隋書煬帝紀，「面衣」見西京雜記，「首飾」見後漢書輿服志，「眼鏡」見七修類稿，「指環」見南史阿羅單國傳，「耳環」見南史林邑國傳，「皮鞋」見南史武興國傳，「高底」見揚州豔舫錄。關於食物方面，「牛乳」見魏志王粲傳，「沙糖」見北史真臘國傳，「海味」見白居易詩，「豆腐」見本草綱目，「麵包」見誠齋雜記，「點心」見唐書鄭修傳，「中餐」見釋迦雲詩。關於器用方面，「馬車」見後漢書輿服志，「火爐」見元稹詩，「剃刀」見段成式詩，「鉛筆」見任昉文。關於風俗方面，「搖籃」見戒菴漫筆，「木乃伊」見輟耕錄，「鬪牛」見事物紀原。

本書目的在追溯新名詞之來源，各舉其所見之古籍篇名與辭句，並作簡單釋義，其有數義者分別列舉之。至現今流行之意義與古義不同者，於各該條下附述今義，而以「今」字冠之。全書計收名詞三千七百有奇，以我國古籍之豐富掛漏當然難免；加以著者學識淵博，藏書又因亂離散佚，參考未能詳悉，舛誤恐亦不少。是正固有關於鴻博，補充當俟諸君後。

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岑麒祥

有寫下來的文字，文字卻是記錄下來的聲音。總而言之，它們都是用來表達我們的情意的。古人說：「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有一點我們是要留意的：我們用什麼聲音來表達什麼情意，這是含有社會性的。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這便是說：名是沒有一定的，大家約定了命出個名家，合於這樹約的說出來人家就聽得懂，異於這個約的人家就聽不懂。所以語言無異是社會上的一種公約。這種公約，同在這社會裏的人誰都要遵守的，否則說起話來就沒有人懂。世界上的社會不止一個，所以語言也不止一種。比方英國人集合起來構成一個語言社會，他們便有一種語言叫做英國語。我們中國人集合起來構成一個語言社會，我們也有一種語言叫做中國語。各國的語言各有其不同的特性，不能互相混用。並且語言是隨時代而變遷的。現在世界上的各種語言，有些有悠久的歷史，有些歷史比較短些，但無論如何必有它自己的歷史，古語和今語常有很大的差別。

其次對於文學，我們也得確定它的定義。文學這個名辭，在我國最早見於論語。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疏云：「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孔門本有四科，曰：文、行、忠、信。這裏所謂文學，只指「文」的一科，即文章博學之意。其後也有用來指經學的，如漢書西域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注云：「爲文學謂學經學之人」。至如章炳麟在文學總論內所云：「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那就差不多等於文章學了。我們這裏所說的文學，其實是和西文的 *Literature* 相當的。此詞本有廣狹二義。就其廣義言之，凡一切思想的表现而以文字記載的，都可以叫做文學。就其狹義言之，則文學專指偏重情感和想像的藝術作品，如詩歌、小說、戲劇及小品文等。這種文學又稱純文學。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這種純文學。

語言與文學之定義既明，現在可進而討論此二者的關係了。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語言有「表情」和「達意」兩種功用，而文學和非

文學的區別，就在看它除思想之外是否兼含有情感的成分。單表現思想而絕不含有任何情感的，那只能算是科學的作品或非文學的作品。它所用的語言，只求其明暢顯豁，適合於達意便行。我們讀一本科學書，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它所說的道理，在語言文字方面，是值不得我們怎樣留戀欣賞的。試看一般純粹科學家如牛頓 (Newton)、戈白尼 (Copernicus)、刻卜勒 (Kepler)、格洛修斯 (Grothius) 諸人，現在還有誰去留心鑑賞他們的原著呢？文學作品則不然。因為所謂文學，除表現思想之外，必攙雜有情感，兩情感這東西，卻多是迂迴委婉，或剛復詭詐，總而言之，是很難經之以規律的。爲要應付這個喜怒無常的怪物，我們非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不可。這用在語言方面，就叫做表情的語言或文學的語言。

文學的語言是多方面的，換言之，即語言的任何部份都可以有表情的用法。先就語言方面來講，各國的語音系統雖各不同，而其中必有許多可供我們利用來表現情感的原素，卻是可以斷言的。我國語音有四聲的分別。所謂四聲，即一種聲調的高低抑揚。這和普通音樂裏的音階差不多，所以大家說我國語具有音樂性。從前的詩歌常利用這種聲調來構成一種節奏，即所謂平仄。此外，我國字音還有陰陽聲的分別。陰聲字就是字末不附有鼻音的，如歌、灰、支、尤等；因爲不附有鼻音，所以聽起來比較高揚。陽聲字就是字末附有鼻音的，如東、真、先、寒等；因爲字末有個鼻音拖着，所以聽起來便比較低沉。再次，韻的本身也各有其獨特的性質。大概說來，歌麻韻比較方正，支微韻比較細碎，魚真韻比較纏綿，如能配置合宜，也很可以把我們的情感表現得恰如其分。這一點從前研究詩詞的人早已看得很清楚，如周濟宋四家詞選後內云：「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震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又云：「東真韻寬平，文先韻細膩，魚真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如具聲響。」這都是說得很妥切的。不獨詩歌如此，散文也要講究節奏，不過格律沒有這樣的嚴格罷了。我國語屬單音綴語，每個語詞多只有一個音綴，較

近雖已有漸變為多音綴的趨向，而單音綴的語詞還佔着優勢。在一句中，常用兩個音綴構成一個音步，如配置不當，念起來便覺拗口。更講究一點的，還要顧到平仄和雙聲疊韻等。文心雕龍聲律篇內云：「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而心曠，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轡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於此可以想見了。

其次說到語詞的運用，在文學中尤為重要。我們試翻開字典看看，裏面總有許多語詞是一般科學家所絕對用不着的，如顰蹙、漣漪、窈窕、曼娜……等。這都是所謂文學的辭語。中國人從前且有一種慕古的習性。無談什麼東西，由他們看來，古的都是雅的，目前的都是俗的。在語言方面，不獨字有雅俗之分，如「牖」之與「窗」，「簾」之與「簾」，「冠」之與「帽」，「履」之與「鞋」，「首」之與「頭」，「目」之與「眼」，「泣」之與「哭」，「廣」之與「闊」，「甘」之與「甜」……用語也要求其有所本，此即所謂典故，如不說「寶劍」而說「龍泉」，不說「錢」而說「青蚨」，不說「生子」而說「弄璋」，不說「喪妻」而說「抱鼓盆之痛」等。至於修辭的方法，則更不一而足。其中有些是純用比喻的，如普通舊小說所說：「金烏西墜，玉兔東昇」，以「金烏」喻「太陽」，以「玉兔」喻「月亮」；有些是以部份代全體的，如詩經：「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以「秋」代「年」，溫庭筠夢江南詞：「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以「帆」代「船」；有些是以材料代物體的，如蘇東坡詩：「白戰不許持寸鐵」，以「寸鐵」代「兵器」，左傳：「則就木焉」，以「木」代「棺」；有些是以某種人的特徵以代表其人的，如杜甫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以「紈袴」代表「富家子弟」，「儒冠」代表「文人學士」；有些是以專名而代通名的，如白居易詩：「新教小玉唱伊州」，以「伊州」代「小曲」，曹孟德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以「杜康」代「酒」等。這都是用一種迂迴的方法以表現事物的。

我國的文法比較簡單，詞序比較固定；但在文學中，也常有故意把敘述的順序顛倒以示奇警的。比方我國通常行文的次序，形容詞必置於其所形容的名詞之前，動詞必置於主語之後，其他如補足語及賓語等，也各有定位。但如楚辭：「吉日兮晨良」，則形容詞「良」字置於其所形容的名詞「晨」字之後；王右丞詩：「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動」詞「歸」字、「下」字均置於主語之前。至如左傳的「室於怒，市於色，野於飲食」，韓退之的「衣食於奔走」，以至杜工部的「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等，那就更為奇險了。

以上我們說了文學語言的三種原素，假如運用得宜，自可使聲韻鏗鏘，文采委曲，結構奇拔，本是未可厚非的；但若過於濫用，也可使意義晦澀，失去了作文的本旨。並且語言文字，不過是文學的外形罷了；思想和情感才是它的內容。倘若只注重外形而不顧內容，則文筆雖很典麗，而言之無物，也不能成為佳構。這種專尚藻飾的作風，昔人曾諷之為雕蟲小技，而「雕蟲篆刻」，卻是「壯夫不為」的（揚子雲語）。此風大抵最盛於漢魏六朝，逮夫唐代，已漸成強弩之末，所以韓愈登高一呼，便萬壑響應，成就了那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民國初年，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在「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裏（民國六年一月發表於新青年），提出了八項主張：

- 一、須言之有物，
- 二、不摹倣古人，
- 三、須講求文法，
- 四、不作無病呻吟，
- 五、務去濫調套語，
- 六、不用典，
- 七、不講對仗，
- 八、不避俗字俗語。

其中除第一項和第四項是關於內容的外，其餘各項都是與語言有關的。所以有人說：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學形式新陳代謝的歷

史（見胡適：逼上梁山），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文學語言何以會起這種新陳代謝的嬗遞呢？說起來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文學最注重情感，而表現情感的方法卻必須是新的，獨創的，始能盡其責任；假如習用久了，便會慢慢的變成濫調套語而失去

今年霧季的戲劇運動

王平陵

一 演出方面的矛盾性

在物價逐漸上昇，毫無底止的現階段，中國的劇運，不能不感受嚴重的影響，因此，在演出方面，由於戲劇工作者所站住的崗位不同，常有許多矛盾性存在着。例如：劇作者爲了出奇制勝，引誘觀衆的好奇心，投合觀衆的胃口起見，最好是來幾個大場面，烘托一下枯燥乏味的劇情，就是從道具，服裝，效果及舞台佈景方面，盡可能地達到與衆不同，別出心裁的程度，來補救劇本的缺點；可是，劇作者如果想到演一個戲，動輒要耗費五六十萬的資金，而又未必能撈回血本的話，逼着他們就祇有從已經擬定的寫作計劃上，重付審查，再度考慮，把場面縮小又縮小，情節減輕更減輕了；原定是主張每幕換一個景，使觀衆能夠在這一方面發生優越的好感的，而現在爲了遷就事實，容易演出的緣故，除了減少多餘的佈景，豁免奢侈的道具之外，別無妥善的方法。同樣的情形，擔任導演工作的，當然是希望把導演的時間，無條件地拖下去，拖得愈長愈好，才可以從容不迫地從演員的每一個細微動作上，都加以無微不至的注意，適合導演理想的預期。凡是劇本的導演者，誰都不願意草草了事，忽忽忙忙地把劇本搬上舞台的，舞台經理能夠給導演以充分的時間，在導演者的心理，纔覺得在營業上較有把握似的，（其實有許多舞台經理看中的劇本，常

了它的表情的功用。文學的美麗不只在形式，而尤在內容。禮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周易云：『修辭立其誠』。如何去培養高尚的和真摯的情感以與文學的語言相配合，將是一般文學家所應有的努力。

使導演束手無策，無論導演多麼賣力，演員怎樣起勁，在營業上依然毫無把握，與導演時間的長短，絕對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劇，不到導演認爲可以搬上舞台的火候，而竟提前或趕早獻演在觀衆的面前，要是演出慘敗，賠錢賠力，導演必根據『急於演出，時間太快』爲理由，推卸應該負擔的責任的；所以導演者當接受到一個劇本時，總要求導演的時間，愈長愈好。不過，站在舞台經理或資方的立場，剛剛和導演的要求，適得其反，他們最好是常有新戲搬上舞台，導演的時間，愈快愈好，導演的時間愈快，不僅可以爭取上演的機會，和其他劇團正要搬上舞台的新戲，搶奪觀衆；而且可以節省在導演時所耗費的開支呢！

在此刻，各個劇團因爲客觀條件的束縛，無論什麼戲，在各方面要希望達到皆大滿意的程度，是非常困難的；導演爲了使演出更有效果，祇有向其他劇團物色勝任的人選，這樣，很容易造成喧賓奪主的現象，使劇團的基本演員灰心喪志，不肯忠實於自己分內的職務。以上所言，都是演出方面可能發生的矛盾性，我希望今年霧季的戲劇運動，切實避免這些矛盾性，積極提高演出的水準。

二 觀衆不容易討好

從事劇運的朋友們，在以前差不多都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就是，不問劇本上演後發生的反映是否良好，但求適合觀衆的胃口，遷就觀衆的嗜好，千方百計地討好觀衆，讓他們踴躍解開荷包，把法幣裝到舞台經理的荷包裏來。

嚴格言之，爲要討好觀衆而演戲，也是一件異常麻煩的工作，因爲觀衆的種類龐雜，他們的嗜好是捉摸不定的。有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觀衆，偶然在舞台上發現「接吻，擁抱」的動作，「談情，說愛」的對白，必定會發出許多「衛道忠君，世風不古」的高論來，甚至痛罵這些演員們是傷風敗俗的叛徒；其實，當他們聽到女演員們放蕩的笑聲，嬌滴滴的腔調，看她們伸出潔白的臂腕，扭動肥胖的臀部，投奔到劇中人的懷抱時，這些滿口「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的先生們，在內心深處，未嘗不覺得「找着癢處，適中下懷」。還有那些愛風騷的女人，因爲她們自己在男人跟前所秘密表現的風騷的動作，實在比到女演員們在舞台上公開表現的，還要肉麻有趣，赤裸而澈底，有時候，這一類觀衆，自以爲是過來人，是此道中的「斲輪老手」，倒不一定愛看軟性的戲劇，而且還能以批評家的口吻，說這些軟性的動作還不夠真實，至少沒有她們自己在愛人或丈夫面前，當作家常便飯似的媚惑性的表情，來得生動而助興。但是，有一些安分守己，依規蹈矩的管家婦，頭童齒落的老太太，反能在軟性的戲劇中覺得有一種意想不到的趣味的；所以，要把握觀衆的嗜好，準備討好觀衆，以求營業上的成功，也同戰略家的用兵一樣，防於東者失之西，防於西者失之東，結果舞台經理所耗去的心思，往往是白費的。

此刻的觀衆，既然是不容易討好，我以爲乾脆就不必討好，還不如集中力量在戲劇的本身，精益求精，達到滿意的演出。在多數人的生活極度艱辛的今天，人們都喜歡忙裏偷閒，苦中作樂，調節一下身心的厭倦，因爲這樣，戲劇和電影，便呈現時形的發達，當各種正常的事業受了戰爭的影響，日就衰敗的狀態時，而劇場和電影院的顧客，頗有人滿之患的。戲劇工作者有這樣一個千年難逢的好機會，正可以在戲劇藝術的基本條件上，抱着嘗試的態度，不斷地實習，多多

地訓練一批新人，提拔一些有希望的劇作者，導演和舞台工作者，來參加今後的劇運，使中國劇運的基礎，更臻於穩固的境地。各劇團的負責人，不必僅僅關注到幾個成名的劇人和導演，竭盡拉攏羅致的能事，期求靠他們發生號召的作用，完全在生意經上打算盤。根據過去的事實，我們可以老實告訴劇團的負責人，祇要演出的水準，不低於過去一年來最低的演出，就無須憂慮觀衆的冷淡，在營業上是不至於慘敗的。

三 打破戲劇的圈子

戲劇工作者有一句流行的術語，常把自己的同事或同在劇團中擔任了某種職務的朋友，叫作什麼「戲劇圈」，而把諸色人等，連一切愛好戲劇的觀衆、熱心幫助劇運的先生們都包括在內，概而括之，叫作「圈外的人」。這一句流行的術語，除了有「內行與外行」的意義外，實沒有什麼侮辱的成分。

這術語的由來，恐怕還是肇始於抗戰前上海的電影界，那時候有許多新聞紙，小報，以及電影工作者自辦的刊物，歡喜把電影界發生的小事件，列入一個新穎的標題下——即所謂「電影圈」之內，向讀者報道的。戲劇與電影，常被一般批評家相提並論的，因此，戲劇工作者也就在無形中沿襲了電影界的術語，把他們自己歸納在「戲劇圈」之內了。

這一個近於遊戲的名稱，在戲劇界的朋友們也不過是隨便說說笑笑，彼此尋尋開心而已；可是，多數的觀衆們，以及一般有心贊助劇運的人們，的確會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從事戲劇工作的朋友們的。在劇運的基礎尚未十分鞏固的今天，我們特別要謹慎將事，虛懷學習，加強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給社會以改良的印象，直接間接，增加社會愛護劇運，扶助劇運的善心與誠意。

戲劇是綜合藝術，需要各部門專家的合作，一個戲，從選劇本到上演的過程中，要是領導者缺乏組織力，沒有嚴密的計劃和步驟，就

很難有較好的效果。精誠團結，互助合作，服從多數，是戲劇工作者應該遵守的道德；各自為政，同行忌妒，自成一團的狹隘觀念，小氣主義，是一個純正的戲劇工作者所必須極端排斥的缺德。戲劇工作者祇有站在藝術的教育的意義上，大公無私，不偏不阿，力求進步，中國的劇運才能展開，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很希望戲劇界的朋友們，自動地洞開戲劇界的門戶，打破戲劇界的圈子，歡迎一大批在門外觀望的新人，優秀的劇作者和導演，跑到戲劇的陣營裏來。能夠如此，我相信今年霧季的劇運，比到過去六年來的水準，必可積極提高，表現顯著的成就的。

四 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

我們的物理學家兼劇作者丁西林先生在最近發表一篇『劇本荒』的文章，他的結論是，『此刻的劇本並不荒』。

是的，我對於這一個結論，也有部分的同意。當然，我們在六年來許多劇作者所寫出的劇本中，要找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名著，不但是在最近的六年，就是再待三五百年，也不見得能夠產生。可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把抗戰以來不下一千多種的劇本，拋開一切鄙陋的成見，派別，以及私人之間發生的不舒服，純粹站在藝術的觀點，抱定認真看貨色的態度，來作一次總檢討，我相信一定有瓦礫中的珠玉，沙漠裏的甘泉，殺聲中的妙藥。最低限度說一句，在無量數未被舞台經理看中，以致永遠埋沒在瓦礫和沙漠裏的劇本，

誰敢說沒有比此刻風行一時的幸運的劇本，在藝術上更成功，意識上更適合於時代的需要呢！

不過，當我們看到六年來的演出，要想發現一個比較滿意的作品，比沉沒到深海裏去尋覓珊瑚樹還要困難這一點上，好像『劇本荒』的現象，仍舊存在；所以，『劇本荒』的口語，似乎猶在少數導演及經理的嘴巴裏，滾滾來去的。在陪都，我們常能發現『舊戲不厭百回演』的事實，而有些劇團就因為沒有願意上演的劇本，以及專候某一位作家的『急就章』，不惜由公家或職業劇團的負責人擔任日常的開銷，在那成年累月，靜悄悄地期待着。我想，這也許是『劇本荒』的又一個原因吧！

戲劇界因為有了這一個原因的存在，少數的劇作者就準備直接參加劇團的工作，使自己的作品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機會，能夠提早搬上舞台；或聯合若干在劇壇上不得志的朋友，設法自創一個小型的劇團，主張專演『自家』的劇本，無條件地排斥外來的劇本，以圖一快。像這些『氣小』的作風，祇有使中國的劇運，沉沉下墜，自貶已經在社會上取得的價值。演出的成敗，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我希望在今年露季將臨的戲劇運動，各劇團的領導者，能開誠佈公，儘可能地站在戲劇藝術的立場，和戲劇所必須擔當的時代意義上，認真選用新家的作品，鼓勵新家的勇氣，提高他們寫作的趣味，澈底變一變舞台上那種看得發膩的老氣派，千萬不要再被三兩個作家的劣作所籠罩，把中國的劇運攪得一團糟！

西南邊疆的民間文學

毛筠如
李元福

每一個研究文學的人都知道民間的歌謠和故事是佔着無上的地位。如像中國古代的詩經，楚詞的九歌，希臘的神話，格蘭姆兄弟所

收集的民間故事。這些都是由各民族共同精神所產生的，不是任何個人的偉大天才所能創造的。近代民間文學的研究，因為受民族主義的

影響，各國都有許多著名的學者，不憚艱辛的到他們自己廣大的鄉村去搜求，已經把民間文學的研究引上科學的道路。我國在五卅運動以後，北大歌謠研究會向各省普遍的徵集，共集民歌之數達到二三百萬首。但是要找幾篇能夠和古樂府詩媲美已經很難找，至於故事傳說，幾乎一點都沒有，當時的文壇領袖們都大為窘迫。魯迅說：「黃河流域缺乏天惠，故重實際。」胡適也說：「他們須要時時對自然奮鬥，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地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所以三百篇裏竟沒有神話的遺跡……。」我國開化很早，故已經把文學的主流歸到較高深的文字寫作。所以，也同英法等國一樣，不容易追尋出古代傳說歌等。但是中國並不是沒有優美的偉大的神話歌謠等遺流着。不但有，而且比任何國家或民族還要豐富。這是吾們可從遠散布在西南邊疆各種不同的語言裏看出來。

抗戰以後中國的重心移到西南。許多勇敢而有血性的青年，冒着絕大的堅苦，到許許多多的原始民族居地去工作。於是很多有價值的民間文學介紹到各種刊物上。這些都是在世界文學上有不朽價值的傑作。可惜我們還沒有像荷馬和格蘭姆一類偉大的文學家去把他們蒐集起來，整理一番，拿來重述。我們知道中國西南邊疆包括整個的康、滇、黔、桂四省和四川的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廣東的北部，和海南島，及一直南伸入整個中南半島的越暹緬。這個東方的高加索，現存還有二百多種民族，錯綜複雜的散佈着。他們完全保持着原始的社會和風俗。除去僕僕，廢些外，幾乎都是沒有文學。他們都落間的戰爭，英雄美人的戀愛，和民族的歷史——這一些具有社會學民族學等的寶貴材料，都非從他們的詩歌與故事中去了解不可，尤其是他們的宗教語言及生活。現在都還保持着完全的獨立形態，很少受到外界的影響。這種材料將來對於文藝和學術上的貢獻我想一定比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為大。我希望國內學者能夠不忽視這方面的研究。

漢書西南夷傳列有意譯音譯對照的白狼王歌一首，雖則並非吾國的民間文學，卻為見於載籍最古的西南民族文學作品。因為係

音譯意譯對照，經當代學者研究的結果，才知道這是僕僕人所作的。不過意譯是漢化色彩過濃，蓋譯者是個漢人，把原文的風韻，完全失掉，當然是意中之事。

漢族既常與邊疆的居民發生接觸，所以彼此在文化上，也常有新因素的滲入。北史說：「洛陽江左文雅尤甚，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分明表示中國當時的北方民族充分的混有五胡文學因素。如瑯琊王八曲和龍頭歌詞，更完全是直接收集的邊疆文學，所以能夠產生唐代出塞曲一類雄壯的詩體。其餘南疆徐大憚、楊慎修、王漁洋都對各族民歌，廣集雜探，而溶之於詩詞。四川羅江的李調元（墨村）典試廣東，時和幕客共同輯彙的粵風，可以說已經開科學研究的先河。但是現在文學家們注意這方面研究的，倒反少了！

西南邊疆民族的詩歌和古代詩經的關係，可以說有不可分離的性質，所以結構音調和迂迴反側的情調，往往是完全一致。詩經都是意思和音節相同的三首合成一篇的。我們只要去採集隨便那一族的歌謠，就會發現它有與詩經不謀而合之點，還有，詩分風、雅、頌、三種，但邊疆民歌也是一樣。

一、花歌：是男女調情用的，等於風。
二、盤歌：是兩方對唱互相盤問駁辯的交際詩，等於「大雅」「小雅」。

三、酒歌：是寓有勸勉意思的長歌，等於頌。

每句詩的首尾，通常有代表曲調的無詞之聲。黃公度人境廬詩草揭廣東山歌，說每一詞畢，輒間以無詞之聲，正如「妃呼稀」，甚哀厲而長。曹丕作上留田行，劉禹錫仿巴歌而作竹枝詞，都是精粹的民歌作品。想必我們現在通行的柳連柳，蓮花落，都是這種「哨音」的遺蹟。劉家駒收集的西康民歌的「哨音」，有「溯」，「梭呀」，「噫噫」，「拉梭」，「日納」等羅羅的哨音和泯江的船夫曲完全相同：如「沙烈兒沙」代表快樂的曲調，「伊雅」代表悲哀，「黑雄雅漢

楞」代表雄壯。總計不下百餘種。朱熹說：「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清人梁紹任說邊疆民歌：「歌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協，以俚言土語視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豔，情必極至，使人悲酸喜悅而不能自己。」這都說明哨音在音樂上的價值。

這些歌詞都是由各民族的特殊語言表現出來的。中國西南部因為地域廣大，又有高山深谷縱橫，所以有不少民族，在血統上本為同出一系，但因分布地點遼闊，習尚互殊，語言有變化，所以往往使人認為他們是屬於不同的族派，而錫以種種名稱，尤以在語言有歧異的情形之下為然。因此，中國這部地方的民族種，遂多至不可想像，如拿各省的志書來統計，恐要多到四百種。如李宗昉的黔記，記貴州有苗、侗、佬等八十二種；續雲南通志記雲南有土著一百二十七種，粵桂、湘西、湘南也各有十餘種。就筆者所知，以康南寧屬一隅而論，即有保羅、西番、麼些、黎蘇、呷密、水田、苗、擺夷、仲家、撻瀘、斯奢、粟粟模梭，路子，九子十五族。他們一族中有支派的語言很多，尤其是語音中的子音（輔音）最為複雜。有許多外籍教士創有許多種拼音符號來記音，據說甚至有使用四五十個字母仍感不敷的。這不單是民間文學上的研究問題，也是國語推行上的問題，我希望我們能夠藉民間文學的研究，來開闢一條邊疆教育與國語推行的一條捷徑。

有許多的邊疆民族，他們已經採用了漢語，他們產生一種與我們的山歌一樣的東西。這些山歌在文學上的價值，似不甚大，但是因為交通便利與沒有翻譯上的困難，所以收集的特多。現在舉出幾首在後面：

貴州苗歌

「不用焦，你坐船來我撐杪，船在河中落了浪，千斤擔子由我挑。」

「不用慌，你坐船來我駕槓，船在河中落了浪，千斤擔子由我管。」

這兩首的意思和構造多少還可取，可是已經不如原始的歌謠那樣的逼真了。又如：

「栽花要栽多棵，一棵不活一棵活，冷灶熱灶放把火，不知那把靠得着。」

「栽花不要栽多棵，誠心誠意栽一棵，誠心誠意望一枝，雨露勻調紅花多。」這有對答的語氣，即是詩經的雅詩遺跡。

湘西苗民打猴兒鼓，是一面模仿「美女梳頭」一類動作的舞蹈，另有一人敲鼓邊為之擊節，男女唱和，苗語漢語相雜；有些句子，如「高山那有長長霧，雲霧收了出太陽」，則全用漢語。本來這種混雜語句，正如我們說「摩登」，說「苦力」一樣，在邊疆民衆中是非常普遍。可惜我們還沒有一位很偉大的文豪，把牠搬入喜劇中，所以不為人所深知。

直接由原始語言翻譯出來的佳作比較少，這正待我們的努力。嶺表紀蠻載：

「高山有積雪，陰谷有猛虎，雪呀！虎呀！我不怕。只怕情思絕。」

「江水流悠悠，扁舟水上浮，郎如比作水，我願比作舟。」

「東村飛飛蝴蝶兒，西村搖搖新花枝，蝶兒貪花甜在口，甜到心頭那得知。」

還有如徐維藩稿蠻歌：

「上山犂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路紅，半滑半乾石當道，乍晴乍雨笠搖風。」

「千構（背子）纏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山秋，下來千尺放牛路，吃餅飲酒好自由。」

「唇下蘆笙月下跳，搖鈴一對女妖嬈，阿爸阿母門前立，行役行來路不遙。」

滇黔界境的補隴族文化，和大涼山的保保相伯仲。他們的歌謠，如：

雲山礙我前，瀑布落深淵，會你沒有路，惱恨沒有天。
想你心想碎，仰首問青天，同是鳥兒不同飛；鸚鵡葬身崖前淵。
還有西康人的歌：

裏衣綺羅縞，領成纒竟慵，今當郎行日，取領還自縫。
歡如百合花，遙生隔山河，今日不能採，來後終可摘。
既未游漢土，從不曉漢語，漢語容易習，漢土容易去。
相親何所似，宛如麥如稗，暴風倏然至，稗乃隨片吹。
相親何所似，宛如鐵成結，叫來百匠錘，此結何能折。
有鳥名黃鳧，生卵棄在地，鳥也良不良，請就此卵覩。
長是呼親親，生小不親親，長是呼愛愛，此身何處愛。
相歡愛幽會，相會彼山陞，只有林鳥伴，外人那得知。
行役上官命，離別前生緣，女子心勿悲，錦帕當攜還。
是山宜有福，上山置風幡，勿調風幡小，當中八福存。

（註：花，愛，勝幢，傘，經輪，海螺，金魚，瓶爲八福）。
邊疆文學裏是一樣的夾有下層社會的呼聲。我們再舉出大涼山的
僕族近於頌體的長歌四篇於後。你讀了之後，對於他們奴隸社會和買
賣婚姻的情形，當可有一種觀念。

哭嫁

我是我媽媽一個女！媽媽的女兒真可憐！現在要嫁人，怎麼捨得
媽！等到天明亮，阿爹送我行，阿爹送我我能回轉，我便一去轉不來。
我不願，我膽寒，等到天明亮，哥哥送我行，哥哥送我我能回轉，我便
一去轉不來。我膽怕，我心酸，父親伯叔聽我講！媽媽嫂嫂聽我言！
父母困窮把我賣，不能養我特送人；我不願，也不能，將我的骨頭賣
銀兩，把我的肉換豬鬃，再把我的血液換酒飲，我雖不願也不行。父
親伯叔聽我講，媽媽嫂嫂聽我言！我的一身四體都被你們賣，明天去
了不轉來，你們如果有情義，大家來與我話別離，今晚還是你家子，
明天便是別家人，父兄親族大家送我去，望你們大吃大醉而歸，
我一個孤孤單單不能回；好像天上烏雲送雨去，雨落下了烏雲回。我

就如蘿蔔菜的葉，被你們一層一層剝來吃；從前我與我哥哥同命運，
而今他好我不值，因為我穿的是裙子他穿的是褲；如果我像我哥哥是
男子，不但不嫁而且很威武，只恨我生來是女兒，心中愛恨也沒奈
何！

離娘

母親呀！你可憐的女兒！茫茫不知歸宿的所在如何？乘花馬到婆
家去，花馬能轉來，可憐的女兒返家困難了！好可憐的女兒！好可歌
可愛的母親！女兒出嫁的時間到了，閨閣藏躲也枉然了；牛羊欠了虎豹
債，山邊尋樂不安全，小雞欠了老鷹債，庭前玩也不安全；佳期一臨
頭，前有婆家拉，後有娘家拋，拋了可愛的家庭，別了慈祥的媽媽，
到了他方，不見父母！青山綠水，換了面目！

孤兒

我娃列摩忍（孤兒的名字）啊！七歲沒了爸爸，不久又亡了媽
媽，還剩下我一箇后娘。我便依附她過活，甚麼艱難困苦都受過了，
她做飯要做三種，我便吃最不好的，好的由她享受，她縫衣服也要縫
三樣，他穿的是花花彩彩，我穿的是粗鄙不堪。但是她雖吃得好，愈
吃愈見其衰弱，我雖吃的壞，愈吃愈覺得強壯，她雖穿得好，愈穿愈
見其蒼老，我雖穿的鄙，愈穿愈長到英年。現在我已經長大了，從此
要穿頂好的青布，要九斤黑夷的丫頭幫我縫，並且要縫斷九個針；現
在我長大了，不怕牠的彎竹子，只要我看牠一看，便叫牠筆直起來，
任何人我也不怕。

農夫

農夫！農夫！苦呀！苦呀！看他們不做事的常常把笛子洞簫挾起
耍。勤苦的農夫，肩膀上總離不了鋤頭與釘耙，糧食做來自己用，牛
羊餵來自己殺，做了又做，苦了又苦，結果只能窄件爛衣服，臀部常
被太陽晒，一身四體大汗出；看他們有勞力的人，隨處都有人招待肉
和酒！農夫們只有人僱去做苦工！有錢人說的話猶如「布穀」鳥唱
歌，無錢人說的話還不如老鴉叫，有錢人可和土司講弟兄，無錢人的

弟兄便是灰土，有錢人無理也有人尊敬，無錢人有話也說不出口，就像老牛老馬的肉樣乏鮮味，舅母舅父都不認你；富人心硬石板，窮農夫羊毛軟，但是沒有我們窮人做莊稼，怕你再有錢也難活呀！

星期六

楊世驥

「你以為我在家是享福麼？」

張太太討厭丈夫回家來就默默地不大開口，開口就勸她不要打牌，她的語氣忽然變得沉重，同時眼睛上不自覺地凝聚了一眶灼熱的淚水，她想不讓它流了出來，但它竟毫不受束約地欲往下墜。她知道丈夫的脾氣，往往她哭了，丈夫就更頂真了，於是他們之間的局面就更僵持；然而她每次都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

「我在城裏也沒有享福！」張先生祇是冷冷地說。他深鎖着眉心，用手支着頭，靠在床欄上。她的臉色那樣難看，長長的髮披拂到額際，更顯得憔悴了。

「沒有享福，比我總好多了！」她接着大聲地說：「你想想，一個月的薪水，你拿回有多少？你做些什麼事？辦公？無非坐在桌子旁邊和人家談閒話！我呢，在家裏，又沒有僱老媽子，煮飯，洗衣，全是自己幹。還加上一個端端，成天纏着我，你就可以不管……」

「誰叫你不僱老媽子！當花的錢不花，打牌就肯輸，自己吃苦，白受！」張先生看見自己太太辛苦，身體又不結實，累次主張在旁的地方省儉些，無論如何要用老媽子。今天又聽到太太照例地訴苦，因此反駁她。

「不要臉，僱老媽子，你配！你一個月賺得多少錢，老媽子一個月要多少錢，現在工價漲到兩百塊了，還得吃，平白要添兩三斗米，油鹽煤炭隨意亂用，進門就向外索，做不兩天又喊走，有幾個做得長

邊照文學現在有成績的只有詩歌一項，而其最有價值的民間故事，尚無人注意到，只好以後再論了。

的？這個鬼地方的老媽子，我纔不願反去伺候她……」張太太聽到丈夫還在埋怨她，真是太不近情，使她恨極了，於是憤憤地說出「不要臉」三個字，但隨即自己又覺得太重了點，似乎給了丈夫過度的難堪，便索性讓眼淚儘量地流溢了出來，哽咽地訴說雇用老媽子的困難。

張先生卻全不明白這些事實，他根本否認這些事實，他昂了昂身子，粗率地搶着說：

「我不聽！我不聽！我不管！我不管！我窮，你不該和我結婚！」他說到這裏，甚至還懷疑是否自己真窮，或者還是太太不會處理家務。由於他每星期六從辦公室裏回到家裏，懷着一腔的悵鬱，然而得不到一點安慰。進門祇看見房中雜亂的陳設，桌子上堆滿了鏽鏽罐罐，架上的書籍長年蒙着一層厚的灰塵，沒有一件稱心的事，他斷定還是屬於後者的原因為多。

張太太想不到丈夫是這樣橫蠻無理，她不禁哭出聲來。但她用了最大的力量鎮壓自己的傷楚。

「是的，我不該和你結婚！結婚有什麼好處。天下少了男子！總算我上了當，錯認了人，被你的甜言蜜語欺騙了，該跟着吃苦；不然的話，我也從學校畢業了，也在做着事，身邊沒有孩子，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和你一樣；現在呢，一天到晚，不是米沒有了，就是要買煤，極平常的事，都得打算盤。分了你一點錢用，你以為了不起，要

看你的臉色！」她說着，終於還是讓眼淚阻斷了她的話。她又回憶到六年前的事情。那時戰爭還沒有發生，她還在學校念書。她和一般同學都是主張抱獨身主義的。她們的校長就是一個獨身的人。校長的樣子她永遠不會忘記，高高的個兒，老蓄着很短的鬚髮，一雙近視眼，滿口改不掉的浙江口音。教員缺課的時候，不論那一門，從數學到國畫，全由她代理。同學都怕她，也都敬仰她，因為她學問真好，會說會做，同學不論有什麼過錯，祇要經過她的眼睛，她一猜就明白，誰的聰明狡黠都瞞她不過。那怕是一封「朋友」的信，儘管落尾署名做了花樣，沒有不給她看出破綻的。她又常常告訴同學，說她並不反對「結交『朋友』」，但是現在求學的時代，一心要放在書本上，而且現在很少可靠的男子，非等到有了充實的學問，方能有選擇的能力，將來也可以獨立謀生，不必依賴人家。她常常被校長的話所感動，同時本能地感到校長所以能夠學問好，能夠創辦教育，還是因為沒有結婚的緣故。她曾經立志要學習校長。當她升入高二年那一年，就認識了張先生。他的名字叫張璧君，那時他已經做事了。他很豪爽，說話負責任，她從許多小地方測驗他，知道他有誠實的美德。每個星期六他到家裏邀她去看電影，或者到青年會看賽球，有時她藉故不去，他焦急得什麼似的。她看見很好笑，但是偏要常給他以焦急的機會。他並不埋怨，一旦見了面，祇是說一些優得可憐的話。他不優，他是真。他又並不是一個軟弱的人，有一次，暑假的時候鬧了撒扭，她說不理他了，他也就真的不再去找她，她自己倒氣起來了，寫信給他，要他把以前所給他的信退還。第二天，那些信果然全部退還來了，從最初的信起，連最後那封信也在內，不短少一封！她看了，又恨，又悔，半天說不出話來，那晚上，她竟失眠了。但是第二天侵早，他竟出乎意外地來找她，她還是照樣不多言笑，他卻承認自己太孟浪了，賠了許多小心。以後他們的友誼一天天增進，她認識他是怎樣一個人。他偶爾露出求婚的意思，她卻直捷地說自己要抱「獨身主義」。這句話是他最害怕的，他每次聽到這句話就要沉默半晌，他正說得起勁的談鋒也

常常不能繼續起來。幾次的試探，幾次的拒絕以後，他也有了對付的方法，他也向她表示願意做一個獨身主義的同志。他不再提進一步的什麼問題。他們的友誼卻更增進着，終於不知如何就訂婚了。戰事提早了他們結婚的時間，她沒有畢業，在南京危急的時候，她已經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政府西遷，他們也隨着機關來到重慶了。然而六年來的生活是怎樣呢？她想到這裏，咬了咬嘴唇，從汪汪的淚水中看見張先生的面孔，是那樣的冷漠，缺乏情感。

然而張先生卻沒有如平日一樣大聲地喝着對付她，他改變為乞憐的態度，望着她說：

「你也太不原諒人了，你苦，我知道，這是戰事的關係呀，我那裏欺騙了你。我又沒有說你用多了錢，我祇賺得這一點錢，要省做，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說認錯了人，是不是有旁的意思？」

張先生原想引出她更無理的話，索性發作起來，大家痛快的鬧一頓，得到一個澈底的解決。她看見張先生態度軟弱下來了，也改變了口氣：

「我沒有旁的意思，你祇看看你的樣子！你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以我說認錯了人。是的，我不好，你好！我是你的妻子，要受你的管束，一天到晚替你工作，不應該有愉樂，終年關在鄉下，連電影也看不到，牌也不許打一次，你回來了，我就伺候着你，跟着你愁眉苦臉。」

張先生聽見她一派賭扯，覺得真是不可理喻，但又想到她究竟是年輕的緣故。其實呢，她也並沒有什麼壞處。她的勤儉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自己的性情也太固執了，在辦公室受了氣回來，為什麼還要連累到妻子不快樂。打牌也是極尋常的事，他實在無意去干涉她。但是爲了心緒惡劣，便常常無故向她挑釁。她講話沒有顧忌，自己素來是知道的，偏要和她爭長論短，那是何苦。他想到這裏，心裏的氣憤也鬆懈了一半。

他歎了一口氣，裝做沒有聽見她的話，轉過頭去看窗戶外面。這

時窗外正掛着一抹斜陽，彷彿血一樣的鮮紅。一隻六股的小蜂，從屋簷上輕輕地吊了下來，又輕輕地縮了上去。

忽然房門撞開了。他的孩子端端走了進來。

「爸爸，是不是大蜻蜓生大蜻蜓，小蜻蜓生小蜻蜓？」

端端滿面烏泥，用力跨過高大的石頭門根，左手捏着一隻紅色的蜻蜓，右手捏着一隻黃色的蜻蜓，還沒有站穩，就非常正經地問。

在平日，這句話將引得張先生夫婦都發笑了，然而他們今日沒有笑。

端端看看張先生的臉色，知道有些不對。他怔了一怔。

還是張太太先開口：

「不要問爸爸，爸爸回來是不講話的！」

「端端來，不聽她的話，爸爸告訴你。」張先生也搶着說：

「端端走近張先生的前面，倚着他的身邊站住。」

「你看，這個翅膀破了。」端端忽然望着那隻紅蜻蜓，惋惜地說！

「不要緊，我再給你捉個大的。」

「也要是紅的！」端端又做了做手勢：「要紅的，要這樣大的紅的，爸爸，有沒有比這還更大的紅的？」

「有，爸爸用紅紙替你剪一個。」張先生將端端抱在膝上，又呵

着她說：「好孩子，這個快死了，把它放了罷。」

端端把紅蜻蜓交給張先生，張先生站起身將它丟到窗外去。他看

見張太太打開半扇櫃門，在那裏數着鈔票。

這時窗外送進一串清脆的聲音：

「張太太，三個人等你一個人呀！快點！快點！」

張太太忽然從櫃裏取出一張紅紙，迅捷地交給端端：

「叫爸爸給你剪蜻蜓罷，剪刀在上面那個抽屜裏！」

她說着，故意向張先生瞪了一眼，反身就跑了出去。接着吃吃地

笑着：

「來了，來了，做什麼？你一個，黃太太一個？還有誰？」

張太太打了牌回來，已經十二點鐘，端端早睡熟了，張先生坐在燈前看書。

「你猜我是贏？是輸？」張太太奪過張先生手裏的山谷集，連着她的皮夾子，一同放在桌子角上，低聲地說：「不要回來就這樣對我罷，你爲什麼老不說話？壁君，你比以前大大的變了！」

張先生寂寞得發慌，他正在吟咏山谷的詩句：「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雖然這時候並沒有下雨，但是窗外微風吹着竹葉索索的作響，他閉着眼睛，把它意想成雨的聲音，去吻合那個意境，打發無聊的時間。他猛不防太太忽然站在他的面前，她穿着黑色的府綢旗袍，身材很頹長，雖然比婚前瘦了些，燈光下更增加了他的美麗。她的興致特別好，她沒有和他鬬口時那種不可理喻的神態了。張先生從經驗中斷定這是打牌勝利後的表情，卻故意懶懶地說：

「我猜不着，反正輸了也會答應是贏的！」

「胡說，你看這裏面是什麼？」她把桌子角上的皮夾子重新拿

起，又扔在張先生的身邊。「你不要埋怨，打牌有輸也有贏，你看，我把上次的本扳回來了，還贏了一千多。」

張先生伸了一下懶腰，他看見她的笑容，她是那樣嫵媚。他對打牌最不感到興趣，尤其討厭她和鄰居幾個同事太太打牌；但今晚看見她打牌回來後高興的樣子，心裏的鬱悶倒也釋然了。

「輸贏有什麼關係，我是要你保養身體，才不主張多打牌。」

「我不信你的話，祇有不整天打，對於身體有什麼妨礙。我打

牌，是消遣，你要我呆坐着，我倒難過，也許真與生病的。」張太太

邊說，一邊摸着張先生坐着，去兜換鞋子。忽又抬起頭來，瞪着她的

明亮的眸子，親切地：「我倒替你擔心呢，告訴我，你爲什麼老是不快樂？你真要好好保養。我總覺得你什麼事太多心，自己脾氣古

怪，所以和人家合不來。你常常說鄭處長這個人壞，我看並不見

怪，所以和人家合不來。你常常說鄭處長這個人壞，我看並不見

怪，所以和人家合不來。你常常說鄭處長這個人壞，我看並不見

怪，所以和人家合不來。你常常說鄭處長這個人壞，我看並不見

得！」

「他不在打牌麼？」

「唔，他一個人輸，三吃一，他還問你爲什麼不去呢。」

「這個人，最是卑鄙……！」

「你老是過分糟塌別人！你們同事也都說他脾氣不好，我看倒未必，他的太太也同來了，他對他太太伺候得很週到，有說有笑。他太太也老了，年紀看得四十多，他們互相開頑笑，爭着要打牌，彷彿才結婚的夫婦一樣，不像你！」

「那裏是這些事！」張先生忽然又感到不快。

「這些事！這些事也可以看見一個人的性情！你呢，我打牌，不讓我去；去了，看也不來看一下！你說你不打牌的麼？沒有結婚的時候，你不常常到我家裏造牌局，說是陪我媽打牌，那是什麼意思？現在又是什麼意思？結婚了，有了孩子，感情就覺淡薄了。夫婦還是這樣，朋友，同事，自然更不容易接近了……！」

張先生想不到太太忽然搶着聒聒他說個不休，他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他已經疲倦了，她再接着和她辯駁，便又要口角了。他祇打了個呵欠，帶笑地說：

「算了罷，你有你的道理！還不準備睡？你看什麼時候了！」

張太太看了看鐘，短針快接近一點。她向張先生笑了一笑，好像說：「你也向我屈服了麼！」她記起了端端，便走到靠右壁的行軍床旁邊，撩開帳子；端端睡得正酣熟，還發出輕勻的鼾聲。她吻了一吻，發現他額上有汗，連忙用手巾去揩拭。又輕輕地說：「好孩子，長大了不要學爸爸，一味古怪脾氣！」然後到廚房裏澆來一盆水，開始她的晚裝。

躺在牀上，張先生感到這個環境纔真是他的「星期六」了。他從疊好的被上取出一個枕頭，想墊高自己的身子，他發現那個白布的枕套正是太太新近的製作，在枕套的右角上，有黑線織成的一隻蹲着的

貓，它的頭較身子要大兩倍，瞪着圓圓的兩個大眼睛，鬍鬚比腳還長。他暗自覺得有趣。他再看着太太，她的髮堆滿在另外一個並排的枕上，枕套也是新的，更顯得面部的白皙。她不講話，像在想着什麼——她沒有想什麼，她祇扯過一床毛巾毯輕輕地拂在身上，又用手到枕後去找尋手帕。她那種姿態，使他感到有一種誘惑的力量。他決定要好好利用這個時間，就說：

「枕套是你新做的嗎？」

「怎麼不是！什麼都破了。沒有破的也難看了。你莫說我在這裏享福，晚上縫到好遲纔趕起來的。你記得我們的枕頭是什麼時候買的？」

「在南京的時候罷？」

「唔，你記得罷？還是在三友實業社。五年了，什麼東西都破了！那時候的東西真便宜，好像一個不到三塊錢，我們還嫌貴。」張太太說到這裏，又想起以前生活的舒適，因此感喟地：「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快了罷，早兩天報上登載英首相邱吉爾的話，說戰事在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可以得到完全勝利。」

「我不相信。珍珠港事變發生的時候，人家還不都說英、美參戰，結束就快了，那時料到越拖越久！」

「戰事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不過從最近西西里的情形看，倒像很有把握。」張先生雖然這樣說，無非要寬寬他太太的心。他自己何嘗不是缺乏信心。在沒有到重慶以前，他懷着滿腔的希望。他覺得戰事發生，正是他做事的機會，而五年的刻板生活，把他拖成一個半死不活的人，他看見人家升官，人家發財，人家喊着救國，自己卻被派定一個閒空的職務，不讓他做事。他心裏所要講的話，說出來卻被人家認爲牢騷，認爲不識時務，他還要時時刻刻提防人家的排擠傾軋。他是個守本分的人，他沒有苛求，他沒有幻想，他知道一個人祇要在本身崗位上工作，就是爲社會服務，就是爲國家作戰。他是個學有機

化學的人，而他的工作卻是無機地跟着人家蓋圖章，不管對也罷，不對也罷，他需要不負責任地在那例行公事紙面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容許他發表任何意見。他就這樣命定地生活下去。這是他所願意的麼，他要擺脫這個環境，一家的生活怎樣辦呢？

然而張太太對目前的生活，早已深深地感到威脅，甚至常常說過激的話。她這次聽了張先生報道的消息，卻分外興奮起來，她靠緊張先生的肩，急促地說：

「可靠嗎？璧君，我真希望有那麼一天，勝利了，我們一道坐船回去。我們不再住在鄉下。端端歲數也大了，物價也低落了，老媽子也容易雇到了。你在局裏不好，另外再找工作，不幹有什麼要緊……我也可以出去做事，免得坐在家裏發悶，我們還是要租以前那樣的房子，至少要有兩間，一間作客房，私私索索一家……我也不再打牌了，其實打牌有什麼意思，我們還是照樣地每星期六看次電影，一切

都有規律，端端那時也可以帶去，最好帶她看野獸片子……璧君，可靠嗎，你剛纔的話？唉，鄉下報紙也看不到，你又不帶回來，你把報上的詳細情形告訴我……」

張先生祇好向她背誦報上的新聞，他也記不十分清楚：什麼炸沉德國的主力艦一艘，有多少噸；什麼俘獲意軍一萬多，科達也聽見同盟軍的砲聲了，英、美將在斯坎林森中會師……但他沒有把當日邱吉爾否認會表示戰事在短期間可以結束的一段消息告訴給她。

張太太翻過身去，背對着他，靜靜地傾聽他的話。她是那樣馴服，張先生微微嗅到她的髮香，他將她腰際的毛巾毯拉上了一點，又去緊緊地攥着她的手臂。

她不作聲。
他看她，她睡着了。

三十二年九月三日。

王雲五先生新著

王雲五新詞典

定價 連史紙 肆元伍角

近來國內流行之新名詞，國人多認為傳自日本或係譯自西洋名詞，實則大部皆見諸我國古籍。王雲五先生以長時間編成此詞典，將各科學目以及非專屬一類而流行之一般名詞，皆盡可能的搜羅齊全，詳徵博證，追溯其來源。例如「同志」見後漢書班超傳，「憲法」見國語香語等，不勝枚舉。全書共收名詞三千七百有奇，每詞均舉源出古籍篇名與辭句，並加釋義。末附索引，檢取便捷，為近世學術界罕有之貢獻，各界人士珍貴之參考書。

王雲五小辭典

定價 壹元陸角

檢查便捷，取材充分適宜，解釋明白切當。

增訂王雲五小字彙

定價 壹元陸角

- ▲是王雲五小辭典的簡編
- ▲共收常用單字七千餘個
- ▲字音字義註釋並皆簡明
- ▲檢查既便捷取攜亦輕便

售發渝在倍八十價定照均書三列上